

87.5

我的生命是由磅秤主宰的。

87.5 這個數字之於我而言就是人生的定義，是命定的結果；是一塊巨石，沉甸甸的壓在我身上、我心上，使我從小就承受著那些充滿惡意的訕笑。

桌上難清的馬克筆，恐龍妹、死胖子、神豬、烏蘇拉，這些課桌的汗漬，是心上的瘡疤，揮之不去的夢魘，這樣的綽號陰魂不散的纏著我十幾年了，同學們譏嘲的諷笑似乎隨時能將我從無盡的黑夜裡驚醒，而我，始終沒能擺脫它們。我時常獨自一人在夜晚躲在被窩裡哭泣，含淚暗恨那些嘲笑我的嘴臉，卻又不得不暗怪自己那臃腫肥胖的身材和那貪婪不知足的饞嘴。

我知道我很胖，真的很胖。可人們都不知道我有多想成為普羅大眾眼裡的合纖濃度、婀娜多姿。當我內心的想望和被嘲辱的憤懣之氣凌駕於我忍耐現況的限度時。

我，開始減肥。

而減肥，談何容易？在減肥的初期，進行手術的念頭曾在我心中萌芽；抽脂也好，縮胃也好，只要能快速、輕鬆地瘦下來就好，只要能盡快擺脫那些綽號就好；可是我只是一個學生，沒有那麼多錢可以進行那樣高風險且有副作用的手術，而我也不想讓家人知道我在學校的處境。所以這個選項不久之後便被我捨棄了。因此，我只能採取極端卻也一般的做法，也就是節食。從那時候開始，我一天只吃一餐，不攝取碳水化合物、油脂、最喜歡的零食甜點和飲料；只吃水煮的青菜、瘦肉和極少量的水果，加起來的份量絕對不超過一個拳頭大。執行這項計畫的頭三天，我的體重急速地下降了兩公斤，可是我卻開始感到有些精神不濟，而我的不適是從崩塌瓦礫堆的罅隙掙扎而出的枝桠，我還可以承受，承受這喘不過氣的梦想，我告訴自己這是為了變得更瘦更美。

而在接下來的兩個禮拜，我的體重下降了大約十五公斤，便開始停滯不前；我的精神狀況越變越糟，不只是疲憊更多的是恍惚，支撐我的是一股執念，在每個夜不能寐的煎熬中如同緊身衣緊束著我那幾近虛無的腸胃，與那翻攪蠕動的痛苦抗戰，我忍受不了腹中嘶吼的野獸，才撐著仍舊臃腫卻軟弱無力的四肢走向櫃子，拿起已經看膩的，包裝上纖瘦美人的諷刺笑容揚了起來，我也牽起嘴角邊最後一絲無力的幅度，無神的照著習以為常的動作，轉開藥蓋、倒出兩粒粉色膠囊、放入口中、拿起水杯湊近嘴邊、水杯傾斜、吞嚥。可我的腸胃依舊感到不滿足，腹中的野獸仍嘶吼著，牠侵蝕了我的意志力、支配了我一切的行為。我的意識是在

山嵐裡的信步，而雙手不受思緒所控地打開冰箱抓起離我最近的食物；甚麼熱量、甚麼飽和脂肪，早已被拋卻腦後。我用力地扯開包裝，狼吞虎嚥的全嚥下腹的剎那，才驚覺我所鑄下滔天錯誤，我衝往廁所抱著馬桶開始瘋狂催吐試圖挽救一切，挽救我的夢想；直到胃裡全空了，直到胃酸灼傷我的食道，才肯停止。我撐著潔白的馬桶緩緩站起身來走向馬桶左邊同樣潔白的洗手台，準備將我臉上的污穢沖洗乾淨，鏡子裡卻清晰映出我那暗黃粗糙的臉龐，上頭還冒出一顆顆粉刺和小疙瘩。這醜陋的樣貌和身處的環境形成一種可笑的對比。看到鏡內連自己都快認不得的自己，我才意識到，我能再這樣下去？急促的呼吸，起伏的胸腔，我的意識從清晰走向漫漶，又從漫漶走向清晰，我望著不知是否仍熟悉的肚子，這是我想要的自己？再堅持下去我會不會連命都沒了？於是我狠下心，抓起櫃子中那熟悉而陌生的零食，往口中不顧一切塞下，體重卻也在一個禮拜內急速的增加回八十公斤。

到這時我才開始上網蒐集正確的減肥資訊，不再嘗試快速瘦身法。我諮詢了營養師並憑藉著自己手邊所擁有的資訊來調配三餐，少油少鹽少糖、多粗食少精緻、少澱粉油脂多蔬果儼然成為我的生活準則，一周三次的健走和每天晚上二十分鐘的瘦身操轉變成我的生活重心，曾經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小食甜點和飲料成為我生命中的禁忌；可是忍著不吃那些禁忌食物快一年的我，已經瀕臨崩潰邊緣，只要再向前一步就會再次墜入萬劫不復的深淵。即使我的理智一直告誡自己「不要吃，想想你以前的樣子、想想那些被欺負的日子，你還想繼續胖下去嗎？」但倘若我早已學會控制慾望，又怎麼會淪為現在的模樣？吃是我想吃，瘦也是我想瘦，我不斷在慾望和自尊心之間來回拉扯。對此時的我而言，目標和誘惑只有一線之隔，而我竟無法做出抉擇！

我想要變瘦，讓那些欺負我的、嘲笑我的、對我嗤之以鼻的人瞠目結舌；我想要變瘦，能夠成為世俗眼光中的姣好身材；我想要變瘦，好擺脫那十幾年來我強顏歡笑面對但實際上深深折磨著我的夢魘。

可是，我真的好想吃。我真的好想重溫那些甜食所帶給我的幸福感受；好想重溫那些不必斤斤計較卡路里的無憂時光；好想重溫那些可以大快朵頤的舒適日子……

停！冷靜下來。

做了這麼多努力，為何要半途而廢？前面也不是說了減肥成功和受到誘惑只有一線之隔嗎？為什麼要讓意志力消沉下去，受到那些買一送一、限時特價、限量搶購那些消費者心理戰術的誘惑？不是和自己說好，通往理想的路途中不論是平坦順暢，亦者是崎嶇蜿蜒，都能甘之如飴的嗎？現在，真的就要放棄了嗎？真的

還想繼續被嘲笑嗎？

但換個角度思考，用這一年的努力來換取一瞬間的快樂和滿足，是值得的嗎？我每天和慾望掙扎著，壓抑著它，卻從來學不會馴服它。這一年來，我每天都是孤獨而難受的，幸福的來源明明就伸手可及，對我的自尊心而言卻是咫尺天涯。自尊心之於現在瀕臨崩潰邊緣的我而言似乎顯得不再重要。

熙熙攘攘的街道突然沉寂了下來。路上行人的哼哼嘻嘻寂靜了，路上車輛的轟轟隆隆沉默了，就連空氣也不再活躍。我矗立在人海之中，將遊蕩的思緒拉了回來，把迷茫的視線收了回來，抬起頭來把焦距調整在那櫥窗內那外表鮮紅欲滴的草莓塔上，即使隔著櫥窗，我仍知道他在我嘴裡嚐起來會有多麼使人心蕩神馳。我再低頭望向自己的腰腹，那一層層鬆垮垮的皮囊是我將實現夢想的象徵，即使我得頂著炙熱穿著長袖長褲。我緊握雙手，期盼著會有人出現、指引我走向正確的道路，但回應我的卻只有城市裡震耳欲聾的寂寞。旋踵之間，空氣再度熱絡起來，路人繼續行走，車輛也繼續行駛，而我知道我也不再是心中那片自以為逍遙的雲了。

既然我從來都學不會馴服自己的慾望，那麼我寧可向慾望稱臣，我情願凝落成在風中迷路的雨，我只要能掙脫這一年以來的桎梏就好，我只要能享受食物帶給我的幸福就好。即使會繼續被嘲笑，我也不在乎了。真的。

最終，我還是失足了，落在那 87.5。